

• 王雲五主編 •

人人文庫



羅素教育論

羅 素 著
柳 其 偉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羅素 著
柳其偉 譯

羅素教育論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二五一本，其中單號六五七本，雙號九〇九本，特號六八五本。除六十三年三、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

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及家庭大學叢書（Home University Library），以廉價普及爲主。今雲老雖已仙逝，不復主編本叢書，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繼續出版，按月發行，並力求革新內容，改進印刷，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

羅素教育論

緒論

在這世界上當必有和本書的著者相似的許多父母，他們生有幼小的孩子，渴望儘可能地與以教育，但又不願孩子們去接觸現存大部分教育制度的弊害。像這種父母的困難，以各個孤立的個人的資格，是無論怎樣努力都不能解決的。自然由家庭女教師及家庭教師在家庭教育兒童也屬可能；但是這種計畫，是會剝奪爲兒童本性所熱望的交友關係；而沒有了交友關係，就一定會缺少了教育的某種本質的要素。而且，讓一個男孩或女孩感到自己的「孤獨無伴」(odd)，感到和別個男孩或女孩是各不相關，更是極端的不對；這種感情，當被他們推知其原因是在父母的時候，一定會惹起他們對父母的怨憤，而另去愛好凡爲父母所最厭忌的一切事物的。有良心的父母爲了這種種的顧慮，遂被逼得祇好送他的兒女到他所認爲有重大缺點的學校裏去；其原因自然只爲了現存的學校並沒有可認爲滿足的——或者即使有可滿足的，而這些學校又不在自家的鄰近。因此，有良心的父母不僅爲了社會的良好，也且爲了他們自己兒女的良好，不得不視教育改造的事業爲必要。倘使父母是有錢的人，

那麼在解決他們自身的問題上，並不需要「一切」學校都非優良不可；而只需要在地理區域上有幾個可供利用的好學校就行。但在爲工銀勞動者的父母，除出初等學校的改造以外，是沒有什麼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的。因爲有的父母會得反對別的父母所希望的改造，所以除出強有力的教育宣傳以外，將沒有別的事情能有實用；而這種宣傳非等到改造者的兒童成長了許久時期以後，似也難生效。爲此，我們從對於自己的兒女之愛情出發，不得不一步一步地進到更廣大的政治及哲學的領域。

我願在本書中，對於這個更廣大的領域，儘可能地保持超然的態度。我所必須說及的大部分，將依準於那些對現代主要論爭上我所偶然抱持的見解。但在這一方面的「完全的」獨立，也是不可能。我們所希望於我們的兒女所當有的教育，必須依據我們關於人類品性的理想，以及我們關於兒女們將來在社會上擔任任何種職能的期望。例如一個和平主義者將不希望他的兒女受那種爲軍國主義者所認爲良好的教育；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教育的見解將不同於一個個人主義者的。若注意到更根本的分派：在視教育爲注入某種一定信條的手段的人及視教育爲應該生產獨立判斷力的人之間，當不能有什麼同意。在有這種論點成爲當面問題的時候，迴避這種論點是無用的。同時有很多量的心理學上及教育學上的新知識，那是無關於這種究極的問題，且對於教育具有親密的關係的。這些多量的知識固已產生極重要的結果，但在它的教訓能被充分理解適用之前，尚有許多事情待做。這對於生後最初的五年，尤爲真實。這個最初的五年已被發見有比以前所給與的更要大得多的重要性，且相

應地增加父母在教育上的重要性。我的旨趣及目的，是在凡有可能的地方總要避免構成論爭性質的問題。論戰的筆法，在有些地方是必要的；然當向父母們說話時，我們可以假定世上做父母的總抱有希望兒女們幸福的欲求；而這種欲求，和近代的知識相聯繫起來，就儘足以決定非常之多的教育問題。在本書中我所欲說的，是我對於自己子女所抱的諸種困惑的結果；因此這並不是遼遠的，也不是理論的，而且我希望這當能有助於明瞭那些遇着和我同樣困惑的其他父母的思想，不管是在同意於我的結論之形式上，或在相反的形式上。父母們的意見，是異常的重要；因為缺少專門的知識，父母們往往成爲最好的教育家方面的障礙物。倘使做父母的希望他們的兒女能獲得好教育，我敢相信在現代當不缺少具有給與這種教育的意志與能力的教師。

我想在下面先來考察教育的目的，即是那一種人及社會，是爲我們所能合理地希望看見，而由在兒童現有的性質的原料上施以適當的教育所產生的。我輕視人類改良的問題，不管是用優生學或用其他任何種自然的或人爲的方法，反正這在本質上是在教育問題之外的。但我承認現代心理學上的發見有大價值；這種發見是表示如下一個傾向的，即品性之受決定於幼年時代的教育，其程度有比過去幾代最熱心的教育家所設想的要大得多。我把品性的教育和在嚴格意味上得被稱爲教授的智識上的教育兩者分別看待。這個區別雖不是究極的，但自有其用處：即某一學生爲要成爲受教授的人，便必須具有某種的美德；而爲使許多重要的美德能實行有效，就必須具有很多的智識。惟爲討論便利起見，可以把教授離開了品性的教育而獨立。我將先講品性的教育，因爲

這在幼年時代特別來得重要；但我將說至青年期爲止，而在這個主題之下，來講重要的性教育問題。最後，我將討論知的教育，它的目的，它的課程，它的可能，從最初的讀寫功課以迄於大學時代的終結。至於男女從人生及世界所能學得的更高一層的教育，我將視爲在我的論旨之外，但使男女具有從經驗以學習的能力，必須成爲幼年時代的教育所當在意識上最明顯地保持的目的之一。

羅素教育論

目錄

緒論

第一編 教育的理想	一
-----------	---

第一章 近代教育理論的假定	一
---------------	---

第二章 教育的目的	二二
-----------	----

第二編 品性的教育	四九
-----------	----

第三章 第一年	四九
---------	----

第四章 恐懼	五九
--------	----

第五章 遊戲與空想	七五
-----------	----

第六章 建設性	八五
---------	----

第七章 利己心與所有	九三
------------	----

第八章 忠實·····	一〇一
第九章 懲罰·····	一〇八
第十章 別個兒童的重要性·····	一一七
第十一章 愛情與同情·····	一二四
第十二章 性教育·····	一三九
第十三章 育兒學校·····	一四八
第三編 知的教育·····	一五七
第十四章 一般的原則·····	一五七
第十五章 十四歲以前的學校課程·····	一七一
第十六章 最後學年·····	一八二
第十七章 晝間學校與寄宿學校·····	一九一
第十八章 大學·····	一九七
第十九章 結論·····	二〇五

羅素教育論

第一編 教育的理想

第一章 近代教育理論的假定

即使當我們在讀過去時代所寫的最好的教育論著時也知道自後在教育理論上是已有好些變化發生過了。在十九世紀以前的教育理論上的二大改造者是洛克（Locke）與盧騷（Rousseau）。這兩位之獲得令名，都是分所應該，因為他們指斥了在著書當時所流行的許多錯誤。但無論哪一位，在他自己的方向上，都不曾進到差不多為現代任何教育家所進行的程度。譬如說，兩者都具有引導到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democracy）的傾向；但兩者都只思量到一個貴族男孩子的教育，這是需要一個男子教師的全部時間來一心從事的。縱令這一種方法的結果或許非常優良，然在具有近代眼光的人，是無一人會給它以認真的考慮的。為什麼因為每個孩子各需吸收一個成年家庭教師（tutor）的全部時間，為在算術上所不可能之故。所以這個方法是只有特權階級才能採用的方法；在一個公正的世界中，它是不能存在的。近代的人，即使在實際上，或許要為自己的兒女找求特別的方便。

也未可知；但對於全體兒童，或者至少對於具有能力足以獲得教育實益的兒童，於容許自由使用的某種教育方法之外，另須在理論上解決的問題是不計及的。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有產者（the well-to-do）應當立刻放棄那種在現存世界中未向全體兒童開放的教育機會。如果這麼樣做，是將成為為正義而犧牲文明。我的意思，乃是說在將來我們所必須企圖實現的教育方法，是這樣的方法，即給每個男孩子及女孩子以一種享用現存的最好事物的機會的。教育之理想的方法，一定要是民主主義的才對，雖然這個理想並不是即刻就能實現。這個，我想在如今當是可以一般地被承認的。在這種意義上，我將常把民主主義放在心頭。我「在本書中」所欲主張的，將是得以普遍採用的「方法」；惟個人在這期間，假使他有智慧和機會足以獲得比現在的共通方法更好的方法，自不應讓他的兒童為現行共通方法的不良所犧牲。可是就連這種非常平凡形態的平民主義的原則，尚不為洛克及盧騷的論著中所含有。雖說盧騷是一位不信任貴族主義的人，但在論及教育的處所，他決沒有理解他的不信任的含義。

這個民主主義和教育的問題是有明白瞭解之必要的問題。死板板的畫一的平均之主張，是將成為在教育上之大災害的。有好些男孩子與女孩子要比其他男孩子同女孩子更聰明些，且能從高等教育裏取得更多的利益。有好些教師要比其他教師在訓練上為優良，在素質上為優秀；但個個兒童都要受教於少數最好的教師是不可能的。即令最高等教育是人人所需要，——這是我所懷疑的，——而在現在要個個人都受這種教育，也是不可能的。從而民主主義的原則之未成熟的應用，或者竟會引出沒有一個人該受最高等教育的結論，也未可知。假使

這種樣的見解被採用了，那當是對於科學之進步的致命傷，且將使教育的一般水平線在今後一百年間爲不必要的低落。進步是不應該爲實現目下這個當兒的機械的平等所犧牲的；我們必須審慎地走近教育的民主主義，以便在進程中得盡量地少破壞那些偶然和社會的不公正相結合的有價值的產物。

但若一種教育方法是不能成爲普遍的教育方法的，那麼我們也不能認這樣的方法爲滿足。富有者的子女，往往於母親之外再有一位保姆，一位管護的女傭，更有役使家中別的僕人的份兒；這就含有在任何種社會組織中所決不能給與一切兒童的注意的量。這種被百般嬌養的兒童，從不必要的寄生行爲中，是否真能受益，老實是個大疑問；但任何公正的人，除出對於低能兒或天才可有這樣特殊理由的情形之外，無論如何，對於少數人而與以特殊利益的事情，終是不能嘉許的。在目下，賢明的父母，如果可能的話，大都要爲他的子女選定某種在事實上並不是普遍的教育方法；而且爲實驗起見，也願望能有試行新方法的機會。可是這種方法，必須是這樣的才對即試行的結果如果是有良效的，應能成爲普遍，而不是在方法的本質上必須使它局限於有特權的少數人的。幸而有好些近代教育的理論及實踐上的最善要素，已具有一種極端民主主義的起源。例如蒙鐵梭利夫人（*Madame Montessori*）的事業，即從貧民窟的育兒學校（*nursery school*）開始。在高等教育上，對於特別能力的特別機會，固然是必要的；然說除此以外，凡爲貧兒所得採用的方法而爲富有者的子弟所採用時，就要感到煩擾或損失，理由是決不能成立的。

此外另有一種在教育上的近代的傾想，雖和平民主主義相聯結，但或者有更生疑義的餘地；——這就是我所指說的使教育成爲實用的而不爲裝飾的之傾向。貴族主義與裝飾的之關係，已在味布林（Veblen）的有閑階級論（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被透澈地指說過；但和我們有關係者，不過這個關係中之教育的方面罷了。在男子教育上，問題是和古典的教育及『近代』的教育中間的爭論相關；在女子教育上，問題是在以『淑女』（gentle woman）爲理想和訓練女子能自立的願望中間的鬭爭之一部分。然整個的教育問題，在婦女有關的地方，已爲對於性的平等之願望所曲解；在那裏已有一種企圖想獲得那種同給與男子一樣的教育，即使是在那種教育的本身，也決不算爲好的地方。其結果，婦女教育者將謀所給與屬於同一階級的男孩子的『無用的』的智識，給與她們的女孩子，且成爲對於主張女子教育的某部分應該是母性的技術訓練之激烈的反對者。這種相反的思嘲，使得我所正在考慮的傾向，在有關婦女的地方，於某幾點上變爲比較地不明確；但『優美婦人』（fine lady）的理想之衰滅，正是這個傾向最顯著的例證之一。爲避免問題的糾紛起見，我將暫時把我的考察限於男子教育一方面。

發生其他諸問題的許多各個的論爭，一部分是關連我們現在的問題的。男兒應該以學古典爲主呢，還是以學科學爲主？這在其他考慮中有一項是說古典是裝飾的，而科學是實用的。是不是教育應該盡可能地趕快成爲某種職業或專業的技術教授呢？在這裏，有用的與裝飾的中間之爭論，雖不是決定的，也還是有關的。是不是應該

教兒童能正確地發言，又具有愉快的儀表；或者這些祇不過貴族主義的遺物呢？是不是藝術的鑑賞？對於藝術家以外的人，也有什麼價值呢？是不是拼法應依照發音的呢？凡這種種以及其他許多爭論，一部分都是以有用的與裝飾的中間之論爭形式被討論的。

顧雖如此，我相信全部論爭是不真實的。祇要用語一有定義，論爭就馬上冰解了。倘使我們把『有用的』作廣義的解釋，而把『裝飾的』作狹義的解釋，那麼是這一邊獲勝；若作相反對的解釋，那麼是那一邊獲勝。在『有用的』這一語之最廣大最正確的意義上，一種活動當它具有良好結果時，總是『有用的』。而這些結果，一定要在單單『有用的』以外，尚有在別種意義上的『良好』才行；不然的話，我們便沒有真正的定義了。我們不能說一種有用的活動便是具有有用的結果之活動。所謂『有用的』的本質，是在它之有助於不徒為有用之某種結果。有時，在到達得被稱為單純的『良好』之最後結果之前，必須有一長串的結果的連鎖。犁因為碎土，所以有用。但碎土這件事情之所以良好，並不在於它的本身；它僅因以後能使種子下播，才成有用而已。播種因為產穀，所以有用；穀因可製造麪包，所以有用；麪包又因保持生命，所以有用。但生命是必須能具有某種本質的價值；如果生命徒然當作其他生命之一手段而有用，這種樣的生命到底也是不會有用的。生命依於種種情景，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所以當它是為善良生命之一手段時，也可以為有用的。我們總得在什麼地方超過繼起的功利之連鎖，而找出用以繫住連鎖的鉤子；假使不是這麼樣做，那麼在連鎖的任何一環中，是決沒有真正的實用性的。當『有用的』

定義是如此說法時，教育之是否應成爲有用的，就不能成爲問題。自然，教育是應成爲有用的；因爲教育的過程是對於目的的手段，而在它自身並不是目的之故。不過這卻不完全就是主張教育上的功利性者所設想的。他們所力說的，乃在教育上的『結果』應該是有用的：率直地說，他們將謂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是知道機械製造法的人。倘若我們問這機械有什麼用處，他們的回答畢竟在於說機械能生產對肉體的必需品及慰藉物——食物，衣服，房子等等。這樣，我們知道具有可疑見解的功利性的主張者是一個僅於肉體的滿足上認有本質的價值之人。所謂『有用的』在他看來，就是能助我們滿足肉體的需要及欲求。當有用的意思果真如此的時候，倘若功利性的主張者是在縷述一種究極的哲學，他一定是錯誤的；但在一個許多人瀕於飢餓的世界中，他當作一個政客，也許是得當的，因爲肉體的需要之滿足，在這時候，得比其他任何事項更爲切迫之故。

同這相酷似的分析，當考察這個爭論的另一方面時，也屬必要。稱呼另一方面爲『裝飾的』，自是對於功利性的主張者讓了一步；這是因爲說到『裝飾』，多少是被人看爲無價值之故。這個『裝飾的』之品質形容詞，當應用到『紳士』或『貴婦人』之傳統的概念時，差不多是完全被證爲正當的。十八世紀的紳士用精妙的音調說話，於適當時引用古典，著流行的服裝，懂得瑣細的禮儀作法，且知道在什麼時候舉行決鬪會得提高他的名聲。在毛髮的掠奪（The Rape of the Lock 譯者按是 Pope 所作）中，有這麼樣的一個人，他是：

以琥珀的鼻煙盒和雲頭模樣的藤杖之漂亮握法，堂皇地滿足虛榮心的。

他的教育是最狹義上的裝飾的；在現代要具有能滿足於像這個男子所獲得的藝能以生活之富力的，實只有少數人。舊意義的『裝飾的』教育之理想是貴族的：它是假定有著富有財錢而絕不需要勞動的這樣一個階級。上品的紳士同上品的貴婦人，當作歷史上的人物而觀照時，是有魔力的；他們的紀錄同他們在鄉間的邸宅，是能給我們一種爲我們所已不復供給於子孫的快樂的。但是他們的優越，即使在真實的時候，也決不是至高無上；而且他們還是需要殆難相信的無數費用才獲成功的產物。荷甲斯（Hogarth）譯者按是十八世紀英吉利的一位諷刺畫家兼雕刻家）的京小巷（Gin Lane）曾給我們一個爲他們所耗費的金錢之強烈的印象。在今日，將沒有誰會主張這樣狹義的一種裝飾的教育了。

但是這個還不是真正的論點。真正的論點乃是在教育上，我們應該企圖一種有直接的實際的功利性之知識充實心中呢，還是應該設法把自身完善的精神所有物給與我們的學生？知道一呎是十二吋，一碼是三呎，是有用的；但這種知識沒有本質的價值。即在生長於使用米突的地方之人，這是完全無價值的。在另一方面，欣賞黑姆列德（Hamlet）這種事情，除去像一個人要想殺死他的叔父這樣稀有的例子以外，在實際生活上是不會有多大用處的；但它卻能給人以如其沒有了便將發生遺恨的這種精神所有物，且使他在某種意義上成爲一個更優秀的人物。爲主張功利性不是教育唯一目的的人所選擇的知識，就是這後面一類的知識。

在功利主義教育的主張及其反對者間的爭論中，似包含着三種不同的實質的論點。第一種是貴族主義者

與民主主義者間的討論形式，前者主張對特權階級應教以用適合階級自身的方法以消遣它的閒暇，而對隸屬階級則應教以用有益於他人的方法以使用它的勞動。民主主義者對於這個見解的反對，似未免稍形混亂；即他們一方面不喜歡教貴族階級以無用的東西，而同時卻主張勞動者的教育不應以有用的為限。如我們看出在和勞動者當有學習拉丁語及希臘語機會的一種民主主義的要求相結合的形態上，而有對於公立學校中舊式古典教育之一種民主主義的反對。這種態度，縱令它或者會缺少某種理論的明瞭，但就全體言，在實際上是正確的。民主主義者並不想望把社會分為二部分：一方是有用的，他方是裝飾的；因之他對於從來徒為裝飾的階級要多與以僅僅有用的知識，對於從來徒為有用的階級要多與以僅僅喜悅的知識。然民主主義的自身，並不決定此等要素所應混合的比例的。

第二種論點是在單謀物質的福利者及留意精神的喜悅者兩種人之間的。大部分近代富有的英國人及美國人，倘若他們因了魔術轉生到依利薩伯的時代，恐怕他們還是情願回至近代世界的。因為雖有莎士比亞及刺利 (Raleigh) 譯者按是英國的軍士兼探險家，一五五二——一六一八及菲力浦，悉德泥爵士 (Sir Philip Sydney) 譯者按是英國的作家兼軍人，——一五五四——一五八六的社會，精妙的音樂，美麗的建築，但因缺少浴室，茶和咖啡，汽車以及其他為當時代所不知道的其他物質的方便，也將不能對他們有所安慰。這樣的人，除出為保守的傳統所影響的制限以外，是有視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乎增進所生產的商品的數目與種類之傾向的。